恩格斯晚年关于唯物史观及其应用的思考

吕飞含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马克思逝世后, 恩格斯肩负起历史重任, 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正在给康拉德·施密特、约瑟夫·布洛赫和弗朗茨·梅林写信、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 均对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作了较详细的阐述。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书中深刻地反思和重新阐释了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恩格斯晚年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将俄国社会问题置于唯物史观下研究, 并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彰显了其思想智慧和理论魅力。

关键词: 恩格斯; 俄国社会发展; 方法论原理; 唯物史观

DOI: 10.63887/jerp.2025.1.5.6

恰逢马克思离世之关头, 恩格斯迅速从辅助地位攀升至领导核心岗位, 无疑稳固了马克思著作的权威诠释结构, 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稳掌领导核心之柄。列宁曾高度评价恩格斯, 被誉为“史上最杰出的智者, 无产阶级的指引之光”。梅林对恩格斯赞不绝口, 赞其为“马克思的杰出助手, 独树一帜, 并肩作战的杰出盟友”。自马克思离世之临界点分秒刻度分秒刻度分秒刻度分秒刻度分秒刻度分秒,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继承与发展, 其成就显赫。本文对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述、对俄国社会发展趋势的独到剖析进行了细致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行深入梳理与细致分析, 力图深究其理论贡献的深层意涵^[1]。

1 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19世纪90年代, 德国社会发展中曾出现过两个鲜明的问题。一类是德国资产阶级学者, 以莱比锡大学的保尔巴尔特为代表, 他们认为马克思在历史研究中过分强调经济因素, 视为引领繁荣的根本依托, 结合“技术经济史”与“经济唯物主义”两大领域^[2]。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板块布局展现出独特构造, 网罗众多青年思想界的杰出代表, 保尔·恩斯特是该党派的领导领军翘楚, 堪称楷模。对唯物史观作了简化的教条化概括, 广泛传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支配力量, 彰显工人阶级自主抗争的坚定决心, 强调武力在推动社

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恩格斯有力地驳斥了唯物史观的质疑, 并在他后来的书信中对一系列唯物史观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首先, 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恩格斯指出, 上层结构的形态需与经济基础相吻合。恩格斯指出, 在经济领域, 经济要素在人类历史长卷中占据着核心篇章, 首屈一指, 更是核心驱动力效应力度值。恩格斯向布洛赫传达时提及, 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层面, 引领历史潮流的关键节点, 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无疑是核心要素链。向施密特传达的函件之中, 他进而特别凸显强调并特别着重凸显强调: 经济震荡的强度高、起因深远、效应显著, 可谓绝无仅有^[4]。恩格斯向博尔吉乌斯传达的信件选审, 恩格斯指出, 政治意识形态界限之外的空间, 经济力量对其他关系施加着绝对的约束力, 该理念坚如盘石之固, 乃把握真知的核心线索。”

二是首次对“历史合力论”进行了全面的系统梳理。唯物史观,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历史进步逻辑的精练总结, 其时代风貌鲜明可见。恩格斯晚年阶段之深入历史探求之际, 他剖析了人类在历史序列中的核心角色。审视人类历史演变中“人”的核心地位及其深远影响, 恩格斯阐述了“人”的诞生依赖于特定的前提条件。一方面, 自然界在人类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就存在了, 人所处的环境对它的改造, 既是自然界

的结果，也是人的活动。另一方面，人既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又要受先人的影响，先人所创造的生产力，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所建立的文化氛围，都是预设后世的生存状态。在这些因素中，归根到底是经济状况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他一些因素也起了作用，有时甚至反过来也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人们不能随心所欲、随心所欲地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6]。

2 恩格斯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答复

马克思与恩格斯，无产阶级理论探索的先驱人物集体，精辟领悟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原理，特别是各国在这一规律中的具体体现。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初露头角，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俄国”学说进行了深刻挖掘。在俄土冲突的争议中，他们与俄国民粹派人士进行思想激荡，对俄国乡村公社的发展趋势与革命策略进行详尽研究，进而触发了对“卡夫丁峡谷”的深入剖析，由此孕育出一种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1875年，恩格斯于《俄国社会问题剖析》一书中剖析，对自1861年起俄国农村的社会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探讨。恩格斯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把握上的失误进行了严格的批判，他运用唯物史观对特卡乔夫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该观点提出俄国可直接从农村公社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未能透彻洞察俄国的现实背景。恩格斯指出，俄国内部矛盾日益尖锐，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濒临崩溃，因此“公有制”这一社会形态可以直接过渡到更高级的社会和历史状况，而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同年，恩格斯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增添了序言篇目。恩格斯指出，首先，俄国革命对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其衰败的症结源于内部矛盾的累积，波兰族众不屈不挠地争取自由，其抗争与俄国劳工阶层紧密相牵。恩格斯强调，农民在社会进步的阶梯上占据着关键节点。在1822年2月，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俄语版《共产主义宣言》中有所表述，俄国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物质基础紧密相扣，西欧的无产阶层起义是这种相互关系的示范效应的象征性象征。

暮年理论先驱，锐意捕捉资本主义的新趋势，更

敏锐地捕捉这些新兴趋势的发展趋势，向全球社会主义政党散播理论智慧的光辉。1893年终章至1894年新春序章，恩格斯持续不断地创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引言章节，对俄国公社的演进轨迹与变革潜能进行了细致剖析，在历史脉络的新阶段里，揭示了独到论析^[7]。

涉足俄国社会问题的研究领域边界，恩格斯著《俄国社会问题探论文》，试图揭露特卡乔夫、赫尔岑等人关于俄国直接从农社过渡至共产主义的幼稚观点。恩格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发展上的深远贡献给予高度赞誉。纵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未曾涉足马克思的思想版图，他也洞察到，相较于西欧，俄国农村共同体构成了社会形态转变的中间环节，系迈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梯级。此阶段早已突破俄国公社的界限，已越界于西欧资本主义阶级对立之外^[5]。

其次，恩格斯对这一转变的潜在性进行了周密分析。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脉络进行深入分析之际，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此见解也适用于欧洲西部诸域。鉴于俄罗斯已实现公有制形态改进，恩格斯提出疑问：能否以此为基座，吸收资本主义的科技贡献，丰富农民共产主义精神，跨越资本主义时期，直接跃升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完善境界，恩格斯对俄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构想表示支持。此外，恩格斯在致《祖国纪事》编辑部的回信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总之，恩格斯对俄罗斯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不懈地剖析俄罗斯社会的本质及其进步路径，通过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来探寻俄国的发展脉络。他目睹了俄国社会的显著跃升，其历史变革的深浅与广狭相汇，堪称巨变无际。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提出，或许俄罗斯能凭借其特有的乡村集体化生产形态，突破资本主义的“历史关卡”，开启国内变革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但随着俄国大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建成，俄国农村公社几乎全军覆没，大地主和封建贵族势力日渐衰弱，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取得成功，俄国社会和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恩格斯直言不讳地指出，当西欧资本主义生产面临崩溃危险，倾向于建立新的生产方式时，俄国公

社的历史也就走到了尽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卡夫丁峡谷”跨越理论对俄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但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19世纪后期西欧革命的失败，使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

3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的阐述

在晚年，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将理论引入俄国革命的理论探讨，同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体系与思考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首先，不宜将唯物史观当作全面的标签分类范式；马克思曾毫无保留地剖示：非我所钦佩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恩格斯常谈及彼者之，马克思主义并非对所有现实都吻合实证路径。恩格斯曾提出警句，若将唯物主义当作一种束缚万物的镣铐，非历史视角的指导性理念体系，将反其道而行之。桑巴特信函篇章的某个章节间，他深入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理念及其运用策略：马克思对世界现象的锐利洞察，实则应作为一种探索手段而非教条。马克思主义非直接呈现既定理论，而是铸就了后续探索的基石与辅助工具。^[3]

二是要对原著进行更深层次的审视。年轻一代在深入洞察唯物史观的哲学核心要素时，常摘取马克思的某些观点进行引用，此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与变形。恩格斯对唯物史观核心要义进行剖析之后，恩格斯对其阐述了具体的指导路径与策略图：“恳请阁下依据原著深入研究此理论，切勿依赖二手资料一如此做法无疑更为简便^[3]。”

第三点，全面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全貌轮廓，不必过分强调单一证据的完备性、论点的精确表述，乃至用语的适宜性。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剖析唯物史观时坚定地阐述其理论观点主张立场观点见解主张立场：不必逐字研读，把握整体构造。1895年4月15日，在理查德·费舍的通信资料档案里，恩格斯在通信记录中透露了打算将马克思及其著作与自己的作品汇编成一套全集，并计划分册分卷逐部递出，此阅读模式使读者陷入理解困境，反而让人陷入困惑的迷雾。恩格斯也持肯定看法，历史研究也应循此原则，他提出：全面回顾历史研究是必要的，必须对维系社会形

态的要素进行细致拆分，深入探寻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领域的洞见。恩格斯把历史看作是众多要素交织而成的活跃网络结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要素对历史走向的引导各有侧重。涉足复杂互动研究领域地，他特别推崇“精细入微的类别划分技巧”，需领会各要素的核心性质，需在全面框架内进行系统性的深入审视，可能陷入对历史错误的认知误区。历史理解常显出局限与狭隘的倾向，狭隘而抽象。

4 恩格斯晚年思想呈现的理论特质

在晚年，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与开拓者角色扮演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层哲理有了精辟理解，对核心见解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切实契合实际状况，对俄国历史演进过程进行了详尽阐释。此外，他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性理论基础。这些详实的理论剖析充分体现了恩格斯独到的思维洞察与理论魅力。

坚守公允不倚的科研立场，面对现实，马克思与恩格斯摒弃了理论抽象的思索方式，始终以个人现实为根本立足之点，坚持真理原则，恩格斯步入晚年的时分，他坚决抵制唯物史观被简化成机械的狭隘看法，对德国学界及党内对唯物史观的误解进行了拨云见日。他反复重申，历史探索应当依靠理智分析与深度挖掘的功力。在俄国发展议题的讨论中，恩格斯不懈地深入俄语社会，汇编资料汇编整理，努力揭示俄国当前状况，详尽地形成结论，体现其学术的严谨精神。

二是辩证综合探究路径运用。挖掘特定议题深层内涵，马克思与恩格斯常用唯物辩证法审视现象。《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二人描绘从人类历史演进脉络抽象普适理论的研究框架^[9]。不过，概括的普适推论难直接对应所有历史阶段普遍模式。晚年恩格斯关注俄国发展路径，剖析俄国公社各成长阶段贴合国家实际，解析俄国革命战略，阐明马克思对俄国问题和民粹派见解，凸显其历史规律运用洞察力。

第三是具体病候专有研究路径剖析。他们抵制主观臆断，挖掘人的本质属性以具体个体为依托，研究资本聚焦商品现象，勾画理想社会蓝图仅勾勒基础理念和价值规范，这在俄国话题讨论有体现。分析俄罗斯现状、集体农庄特质、社会变革与东西方互动可知，

俄国突破历史难关，需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激发，也得内部革命打破沙皇独裁统治、抵制资本主义对农村集体经济侵蚀，马克思与恩格斯没多探讨俄国“变革”前景，他们认为历史进程不受固定模式约束，时代画

卷中诸多因素交织，虽显发展态势，结果却充满变数，揭示主体积极性与被动吸纳、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交汇。

参考文献

- [1] 《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2] 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5页
- [3] 《恩格斯论唯物史观书信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 [6] 周可，汪信砚. 马克思、恩格斯“卡夫丁峡谷”跨越论新释[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40(05): 151-158.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